

殷健灵 著

零度情感



YZLI0890127978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殷健灵 著



零度情感



YZLI0890127978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零度情感/殷健灵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1.10
(她视界)
ISBN 978-7-5326-3499-6

I. ①零... II. ①殷...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6393 号

策划统筹 蒋惠雍
责任编辑 蒋惠雍 徐思思
绘 画 方世聪
整体设计 陈楠

零度情感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(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电话: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7.25 插页 9 字数 224 000

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3499-6/I·143

定价:38.00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021—62431119

目录

说爱不容易/1

真情/3

思心/6

鞋里的沙/9

与婚姻和解/11

无谓的倾诉/13

柔软的铠甲/15

熄灭/17

爱与惩罚/19

食色/21

何必当初/23

酒醉的玫瑰/25

临界/27

青春心境的终止/29

相遇青葱时光/31

开放的水域/33

零度情感/35

其实女人更能满足

女人/37

男人身上的一种影子/39

爱情无耻/42

被骗和自欺/44

擦肩而过/47

永远的玉卿嫂/50

让喧哗的心灵沉静/52

猩猩教会人类爱/55

不忍伤心/58

短信/60

漫长的告别/63

在城市边缘/65

婚礼反弹/67

流沙流水/69

温情印度洋/71

随处歇息/73

天真的美国/76

无目的旅行/79

他人的生活/81

说整容/83

卖残忍/85

路边记/87

独腿人/90

风景/92

什么都不是意外/94

太阳在烧/96

“非典”生活/99

寒冬短促/101

在路上/103

人潮汹涌的街/105

危险的时尚/107

穷得开朗/109

你快乐,所以我快乐/111

雪消月/113

月亮哄睡了伤心/115

纸飞机/119

有一个词叫“珍惜”/122

你可听见沙漏的声音/124

表达空白/130

在心底架一座桥/135

你还有羞耻心吗? /137

尝试/139

成见/141

得到/143

关于“死之平等”/145

幸福之人? /147

不要爱单纯的女人/149

女人着装/151

表情和长相/153

算命/155

明日,明日/158

重览逝去的时光/161

真实的朋友/163

我们不要平等/165

典当思想/167

丢弃的日子/169

善意的冷酷/171

浓的和淡的/173

环扣/175

活着的房屋/178

取暖/180

我的财富/182

一个人的上海/185

方浜中路××号/187

气味,记忆的触角/201

螃蟹的家常味/205

一脉相承的上海/207

被寄养的故乡/209

分享一杯酒/213

二胡天使的东瀛之路/215

东子的天上人间/223

比爱情更牢不可破的/227

命运偏爱她,让她拾荒/237

一路风尘一路歌/243

京城闲妇申力雯/251

中国吉普赛女人/257

后记/267

说爱不容易

一个人活着，只须安宁度日，
悲也可放下，喜也可放下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，每
个人的日子都是对自己的承
诺。因为，瞬间，就是永恒。

真情

我们走进那家旅馆的时候，已是夜里时分。门外便是著名的日月潭。小的时候，仿佛就在记忆里留存了关于它的纯美想象，那些想象从书本和画面中得来，真的到了面前，却少了些激动。

旅馆临水，水边多雾，房间里便有些潮湿。床和柜子都是竹木的，民俗风格，连灯罩都是宣纸做的，那温婉柔美的风格很让人喜欢。放下包，就迫不及待地推开窗，眺望那想象了无数遍的日月潭。夜雾笼罩下的潭水阒寂无声，远处隐约可见黑色的山的轮廓，像泼了重墨的画。乍看，和别的水潭无甚差异。

这一顿的晚饭吃得相当热闹，同行的人或许是得了水的灵性，中年的人也活泼起来，饭间谈笑风生，还做游戏，输了的要把盘里的剩菜吃完。我是席间最年轻的，被她们逗笑着，罚吃了一盘点心，肚中难受，心里却很高兴。

饭后，本想去潭边走走。向四处望去，灯火阑珊，空气湿冷，夜晚的日月潭还带了点诡异和肃杀之气，便放弃了散步的念头，一个人走回房间去了。

打开电视，正在放著名的“速配”节目。据说，这档节目在岛内的收视率颇高，后来大陆的一些婚介节目均是受它启发。主持人是台湾走红的散文作家吴淡如，文字美，人也淡如菊。说话和举止都是端庄典雅的知识女性风范，不温不火，缓缓道来，字字珠玑。而边

上的参与者,清一色的中年人,男人儒雅,女人沉静,表达都很流畅得体,不张扬,却引人注目。

镜头移到了一位穿红衣的女士身上,我已忘了她的姓名,却清晰地记得她的那张脸,和写在脸上的故事。那张脸上模模糊糊地书写着关于过去的记忆,因为心里被什么温暖着,所以眼神也含着温情。她桌前的名牌上写着她的婚姻状况:丧偶。

吴淡如说,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份珍藏的宝藏,并不轻易示人,可是昨天的蜡烛常常能照亮今天。轮到她说话的时候了,她先是低着头,良久才抬起脸来,眼里已经汪着泪水。她艰难地吐出第一个字,那个字像是在她心里酝酿了很久,说出来,便带着她的体温。她的声音有些沙哑,低低的,说的是标准的国语。介绍说她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,但她的谈吐却是训练有素的样子。她说了一个关于生死边缘的故事,生的人在岸上,将死的人在水中。

她说了个温暖的开头。她说,生命是自己的,没有人可以帮你走。她的丈夫死后,亲人安慰她同情她,可是那些善意的话语常常会变做芒刺般的压力。她诉说,诉说自己的不幸,在诉说中强化自己的悲哀。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被悲哀吞噬,于是,她去读夜校,让自己匆忙,让自己忘记。幸而,孤独的时候,有一双儿女拥抱着她,小小的身体,能把温度渗透到她的心里。

说这些的时候,她的表情平静,仿佛在说一个女友的经历。过去的悲伤不再激烈,却化作了深刻的体味,那些体味如斧刻一般清晰。

“可是,我和我的丈夫曾经并不相爱。”她说。她的话让在座的人霎时露出讶异的目光。

“为了偿还父亲的债务,我被迫嫁给了不爱的人,”她说,“我们结婚十四年,前十年,我一直在苦度时光,直到四年前,我们才开始快乐。因为在经过了暧昧的婚外情的折腾、生活琐碎的打磨之后,我渐渐认清了婚姻的本质,那是相守,是平淡,是亲情,是陪伴,是一起变老。可是我醒悟得太晚,上帝没有让我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,

就给了我残酷的惩罚。我们只度过了四年平静的时光啊。”

“那年端午节，我们一起回老家。那里有一个湖，他从小就在里面嬉水，他说他熟悉那个湖就像熟悉一个年少时的伙伴。那天下午三四点钟，他拉我去湖边。我嫌水脏，留在湖边看衣服，他下去了。很快，他就游到了湖中央，看上去，他游得很悠然，朝我笑，朝我挥手。我在岸上看他，在下午的阳光里，很美。湖面反射着树的倒影，湖里只有他一个人。‘好舒服。’他说。

我看着他，像在看电影。慢慢地，我发现他有一点异样，他在水中一沉一浮，身体时隐时现。我在岸上大声对他说：‘不要跟我开玩笑，不要吓我。’可是在我说话的时候，水面上已经没有了动静。

我扔掉了手上的衣服，往回跑，我很清楚自己是要去哪里，去做什么。我一边跑，一边在心里骂他：‘你要是吓我，我要你好看。’一路上没有人，我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，才找到路边的电话亭，我拨了救护队的电话……

一直到晚上九点钟，救护队才捞起了我丈夫的尸体。他躺在湖边的草丛中，不声不响，不再会和我吵架，不再会和我开玩笑。我永远都不可能在争吵时对他说，我过去没有爱过你。可是，在那一刻，我才深刻地意识到，陪我到老的人永远地离我而去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哽在那里，泪流如注。

此刻，在众多眼睛的注视下，她想起了什么？命运将她抛在幸福的悬崖，又将她推入深渊。与其说对丈夫的追思支撑着她的思想，不如说是一种彻悟让她在永远失去的一瞬间痛彻心肺。她说这些，是追悔，也是对自己的安慰，没有悲的气息，她传递的是命运最后的无奈和火燎之后般的遗憾。

众人沉默，而旅馆的窗外亦是万籁止息。在这样的夜晚，在柔媚的日月潭边，听这样一个深情的故事，心里涌起无限感慨。

一个人活着，只须安宁度日，悲也可放下，喜也可放下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，每个人的日子都是对自己的承诺。因为，瞬间，就是永恒。

很多人,走了一生,都没有办法靠近对方的心灵;有的人,只在一瞬间,便能了然彼此深处的心思。

思心

我的心在心的这一头/你的心在心的那一头/原以为可以
轻轻一跃/谁知道/竟隔着无穷无尽无垠无涯的辽阔

在堂皇的商厦里等人,不经意地,却与那几句话相遇。在某一瞬间,它们仿佛从久远的过去浮凸在我的面前,飘浮于周遭的喧嚣和繁华之上,一切都静止了。

那是一尊叫做“思心”的琉璃制品,方寸大小,拓着两颗心形的图案,紧挨着,“心”上蹲着玲珑的玉兔。它被柔和的灯光照着,通体晶莹,泛出梦幻般的光泽。边上摆着一枚卡片,上面就写着那几句话。

“琉璃工房”之外,就是拥挤的购物人流,而在一壁之隔的这边,却是异常的清静和安详。推开镶着琉璃把手的门扉,就把自己和门外的匆忙与喧哗隔开了。这里,似乎不挽留行色匆匆的人。

我在“思心”前面停留了片刻,又细细看了其他的作品,才满足地推门出去。等到朋友,想与她说方才读到的那段话。想了想,又没有说。看看身边光怪陆离的橱窗和商品,还有空气中飘浮的快节奏的音乐,觉得那些话和这些场景似乎颇不匹配,说出来,仿佛是糟蹋了。

曾经约略知道“工房”主人的故事。两个人,因为爱情,因为琉

璃,把原本已经拥有的许多东西放弃了。那段感情,充满了非议和责难。他们走得艰难,却终于走到了今天。很理解他们痴爱琉璃的心情,经过了高温锻造,经过了艺术的升华,最后凝结成剔透、纯粹、光华四射的珍宝。这样的过程是需要心泪的倾注的,容不得心有旁骛,容不得犹疑和退避,容不得侥幸和停滞。

懂得琉璃的人,一定懂得用心去呵护那份饱含汁液的情感,也一定深悟人心的切近和遥远。

我的心在心的这一头/你的心在心的那一头/原以为可以
轻轻一跃/谁知道/竟隔着无穷无尽无垠无涯的辽阔

世界上最近又最远的是什么?是人心。很多人,走了一生,都没有办法靠近对方的心灵;有的人,只在一瞬间,便能了然彼此深处的心思;还有的人,曾经以为是如此的相知和相爱,谁知道,脆弱的情感堤坝竟会那么轻易地被“蚁穴”摧垮。

当人的情感也逐渐被“快餐化”和“商品化”以后,我不知道如今世间还有多少情感具备琉璃的品质。除了“工房”主人,我还知道身边一对朋友的故事。

•女的属马,是往50岁奔的人了。男的比女的小三岁,看上去,自然也小得多。两个人在一个单位,女的做老师,男的是司机。外人怎么看,都觉得他们有许多不般配的地方,无论是学识、长相,还是年龄。关键是,他们在认识之前都是有家室的人。

可是,他们居然相爱了。爱的程度和形式似乎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其实,倘若跳开他们的年龄和现实情况,这种爱情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很多人,初恋是到中年以后才有的;很多人,到死都没有尝过倾心相爱的滋味。他们两人,不过是到中年时才补上了年轻时的课。

两个人都珍惜并忠诚于这份感情,分别从早已破碎的家里搬了出来。但那是有条件的分居,他们还恪守着各自为人父母的责任,

他们与各自的配偶约定：等孩子独立成人，才离婚。

他们这么做，成了这个社会中的异类，必然要背负“道德谴责”，况且，又怎可以“非法同居”？两个“同居”的人，实际上是在负担着两个家庭的经济和责任，但为了保全“爱情”，自然要遭受非议和排斥。很多人诅咒他们不会持久，他们不相信现在居然还有什么“真感情”。她被戴上了“坏女人”的帽子，加薪升迁均与她无缘（男女问题上，错的似乎永远在女方）。她却居然从褊狭中渐渐走出了——一个明朗的天——在学术上连连摘取丰硕的成果，而他则永远默默地站在她的身后，是最坚实的支撑。

这么一走，竟是八年的路。

八年后，她的女儿考取了名牌大学，也终于理解了母亲的“背叛”。她才平和地与丈夫签了离婚协议。而他也在不久之后获得了自由身。

前一阵，女的来电话告诉我，他们悄悄地结婚了，很快就要搬进新房。

八年前认识他们的时候，我也曾经用费解的目光打量他们的选择，也曾经坚定地相信，这样的故事很难有完满的结局。因为，有多少相守的心灵能经受住时间和世俗的双重考验？有多少爱能战胜无奈的现实的洪流？有什么能够保证两颗心一样的执著和坚贞？有什么能填平心灵间那无穷无尽无垠无涯的辽阔？

女的邀请我去她的新家玩。我高兴地答应了，那种高兴好像是长跑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我对女的说：“我来的时候，会有一件礼物送给你。那件礼物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‘思心’。”

爱情依然是开满白花的原野，结婚却不是花环，而是一顶荆冠。

鞋里的沙

在我们并不很懂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谈论婚姻。校园沉寂下来的时候如陷入夜的海，躺在床上，在黑暗的怀抱里想象爱情，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情。想象爱情是一片开满白花的原野，结婚是白花织成的花环。在大学里，爱情总是要经历过一回的。那时的爱情是浮华的，是浮萍，漫无目的地漂游。

有两个女生在大四那年，开始实践当主妇的理想。她们在逼仄的寝室里架起电炉，做菜；坐在床沿上，悠闲地织毛衣；甚至幽默地在教室里边听课边在台板里摸索着摘菜。她们是毕业后就准备着结婚的。

在黑夜里，几个女孩的呼吸变得缓慢，各自想着未来的日子。梦想是一剂迷药，止住了所有疼痛和迷惘的蔓延。每个人都说，嫁一个爱的人。仿佛嫁进去，就给梦想圈了个句号。站在这里遥望那端，就像站在赤道想象不出北极的冰冷。还没有那一半的，自然艳羡着别人的甜蜜，并为自己的将来设想出更多的甜蜜。

果真，毕业后，三三两两地嫁了。眼看着细弱的身体丰盈起来，眉宇间淡淡地抹上了岁月的影子。这种变化真是微妙得很，最不同的是眼神。少女的时候，那眼神里满汪着碧绿春水，那情态是灵动的、轻巧的。成了少妇，在琐细和繁复间，便少去了很多的轻盈。那眼神多半是凝滞的，看人的时候，或者单一地专注，或者心不在焉地

游移,不再能从她的眼睛里读出更多飘渺的想象来,是什么就是什么了。

有的真的是嫁给了学生时代就心仪的人,更有一大半嫁给了世俗。这又怎是当年能想得得到的呢?梅孤身到了广州,为了追随她爱的人。不出一年,她爱的人却移情别恋。梅成了一叶漂泊的孤舟。又不出一年,梅不声不响地嫁了,嫁的是一个还可以嫁的人。他们在新婚的日子里就分床而卧,在以后,像两个合租的异性友好而淡漠地相处。结了婚的人偶尔凑到一起,除了兴奋地说一通孩子的趣事,总要慨叹一番婚姻的真谛。“婚姻是鞋子”,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。这实在是一句老得掉渣的话了。在琢磨着婚姻真谛的同时,自己当着自己的心理医生。其实真正的安慰来自自己的内心。要拿一把伸缩自如的尺子去量那双鞋。有意思的是,大多数女人一旦嫁作他人妇,犹如穿上了装满沙子的小鞋。穿着这双鞋跋山涉水,女人是很有耐性和韧性的。她可以听由自己的嫩脚被鞋里的沙子磨损、流脓、流血,直到结出厚厚的茧子。鞋子撑大了、撑破了,但始终不肯脱掉,因为它尚可保暖,而脚已经麻木。女人那双老茧遍布的脚,穿着婚姻的鞋,终于能如履平地。

梅与人讨论,总要引用“鞋里的沙”那套理论。和那个还可以嫁的人合穿一双婚姻的鞋,他可以听任脚底磨出厚茧,而她却忍受不了,那沙子磨烂了她的脚,疼痛钻心。那痛,从脚底弥漫至周身,经年不愈。于是,梅终于要甩掉那双鞋,赤足而行了。

梅是女人中的另类。

只是,当年深夜卧谈的那些寻梦女孩,如今落为庸常的少妇,当她们相遇时,已经用一种调侃的语气来戏谑少女时的幼稚浪漫了。

流泪的浪漫,斧凿一般的现实。她们说:“爱情依然是开满白花的原野,结婚却不是花环,而是一顶荆冠。”